

續資治通鑑

棧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宋紀四十

起開禧丙寅盡嘉定壬申凡七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二

開禧二年春二月癸丑慈壽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
內 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
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
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
所關與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廷參曦聞之及
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

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乙巳錢象祖
 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
 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為
 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
 爵改謚謬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金閩皇甫斌
 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
 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隘彰德守臣護韓琦墳
 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既得志與其從
 弟晁及徐景望趙富本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
 客媼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韓侂胄聞郭倪遣兵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
 五月丁亥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
 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雙蠱茲醜虜猶託要盟
 朕坐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也彼為謂之
 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剝殘使來廷而敢為桀驁洎行
 李之繼遣復媢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大情爾已極
 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
 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
 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
 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與侂胄聞而

四百七十一位正

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取乃改命壁云、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詔以宗室均爲沂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六月甲寅鄧友龍免以立宥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宥代之駐揚州宥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

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秋七月辛巳韓侂胄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夙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翼曰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叅知政事夏李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廢其王純佑自立改元應天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統

十一 冊 冊 冊 冊 冊

石烈子仁兵二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
 清河回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鱗兵一萬出成德
 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
 隣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中申以兵密發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
 馬金人攻淮南日晏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
 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州為守江計密
 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
 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
 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

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
 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難可渡即遣奧屯驥揚兵下
 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媿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
 花廳以備之揆乃遣養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
 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揆遂奪賴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
 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公
 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十二月吳曦既遣媿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贖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全力戰以堅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四十一

十一

四百七十八

十一 冊 冊 冊 冊 冊

膚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
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倚角則旄
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
訪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
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
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真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
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真入州
城曦因焚河池退壁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甲寅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

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
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丁巳金人入
大散關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
至因撒蒸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逸出關後思孤軍
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宜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
願割金之慵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
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卿立曦為蜀王曦
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翼日
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
濟寧王翼揚駭之執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

冊 冊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卷一百一十五

門一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金僕散揆欲進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覲遣之渡淮而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覲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覲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于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

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庚午薛叔似免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玠爲京澨宣撫使 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密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如矛嚴立成符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

通鑑卷之四十一 庚午薛叔似免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玠爲京澨宣撫使 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密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如矛嚴立成符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

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預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齊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

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無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人始獲保頭顱矣蒙古奇渥温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寘居夜寢爇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二子孛端義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鞬韞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乎跌里温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

萬世英四百下

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秦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秦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秦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海山與蔑裡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

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蒙古滅乃蠻

開禧三年春正月丁丑朔罷丘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自稱蜀王 辛卯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

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即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祚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州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 楊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二月己未

乃密詔授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軍于下蔡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津至是揆卒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

邦箴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
 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
 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
 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
 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
 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
 貴進士楊君王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
 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
 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事使坤辰來
 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

君王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
 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
 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
 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
 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
 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械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
 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
 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
 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
 撫定城中市不湯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

宣撫使臣源權參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誅賊
 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
 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偕泣凡四日金遣
 术虎高琪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
 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
 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
 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
 當不次以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
 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
 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

廟祀 三月丁丑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
 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不然必
 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
 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
 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
 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
 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
 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
 不許士氣皆沮 夏四月己未韓侂胄募可以報使
 金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

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
荅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
叅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吳曦旣誅安丙趣楊輔還
成都詔以輔爲宣撫使丙副之無知興州許奕爲宣
諭使改興州爲沔州朝廷察丙與輔異丁卯召輔赴
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
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程松以罪竄澧州 戊
辰以錢象祖叅知政事 癸卯金人復陷大散關
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
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

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吳曦
誅獎諭詔至興州楊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
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
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
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
長橋而敗六月癸酉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
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
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苴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方信
孺至濠州紇石列子仁置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遠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與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大師頭耳侂胄大怒九月壬午奪信孺三官歸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虜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

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乙酉葬成肅皇后于永阜陵 辛卯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糗縣官錢二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劫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無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

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 與共圖之次山遂語彌遠遠

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

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

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

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

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乃已冬十一月甲戌侂

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

胄至玉關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

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佐曹
 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
 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
 觀察使佐曹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闈皆其
 門庶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
 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
 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為
 得聖之清易拔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
 伊霍旦爽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乞
 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佐曹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

郡國夫人母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廷皆惡
 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韓侂
 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
 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
 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蘇師旦安置郭
 倪于梅州鄧友龍于循州郭傑于連州貶李璧張巖
 許及之薛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丙戌以
 衛涇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
 名憐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辛酉以
 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度叅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嘉定元年春正月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三月巳丑王柍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柍言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

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柍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柍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柍曰已半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柍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柍持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界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柍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臨安大火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十毀其七百

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爲效

夏六月庚午王柎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

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戟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

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

庫遂僉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

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癸丑召立宗同知樞密

院事未至卒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

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

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

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佐

曹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

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

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

裨贊之功爲多充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

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江淮流民多甲午出米二

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

遣使來和議成下詔諭天下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

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

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永濟

立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

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
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率
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贈趙汝愚太
師沂國公謚忠定後追封福王十一月戊辰錢象
祖罷

嘉定二年春正月丁巳以樓鑰叅知政事章良能同
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金章宗遺詔內
人有娠者一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
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
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

爲尼夏四月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
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爲右丞相五月右
丞相史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
第持服以便咨訪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夏自
是益衰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冬十二月畏吾
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嘉定三年春正月下詔招諭群盜仍戒飭有司郡守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夏自天會初與金議
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
金主未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秋八月遂侵葭

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蒙古兵至野狐嶺金宗
室承裕將兵喪氣不敢拒戰夜率兵南行蒙古將遮
別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州承裕兵大潰僅脫身走蒙
古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
役 金主承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
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
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
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承濟怒欲俟蒙
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
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

傳說邊事

嘉定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
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
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金納哈買住守
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
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
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
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
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
夏四月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哈打求和蒙

紀年

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
 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
 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 六月遣使如金賀生辰
 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
 京湖四州制置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蓬安金卒
 族垂遵瑛立敗元光定號安全曰襄蒙 金獨壽千
 家奴完顏胡沙至烏以堡未及設備蒙古與奄盞拔
 烏濞堡及烏丹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
 凡七日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
 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二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

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
 合台窩闊台二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
 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
 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至忻代
 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
 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
 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
 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
 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
 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獯兒

紀年

紀年

嘴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
 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
 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
 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
 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
 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
 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林宗勞子不得輒出
 城蒙古遊騎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
 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
 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

胡虜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
 用命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金徒單鎰為
 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
 知烏古孫幾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
 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鞬鞞交兵以來彼聚而
 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
 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
 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瑄曰如此是
 自感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
 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

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
 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
 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卒至此我見丞相耻哉胡
 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兩千兩
 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令入紫荆關殺來水
 金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
 所忌憚自請兵三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二千令屯
 媯川胡沙虎不悅金蓋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
 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遂自名楊安時泰和中
 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

安兒時為群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
 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兀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
 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
 亡歸山東與張汝揖聚黨攻劫州縣山東大擾

嘉定五年

春三月

金統石列胡沙虎欲移屯南

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身不足惜

三千兵為憂十一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

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

克金宣德府遂攻德興府埃壙而登金人禦之蒙古

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騎駙馬復擁楯先

二十二年六月

通鑑

通鑑卷之...

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癸酉安南王李龍翰死子吳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熒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一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粟錢數千流孳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 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怒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大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時不能用

四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宋紀四十二

起嘉定癸酉盡嘉定己卯六月凡六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三

嘉定六年春正月庚申守文紹節卒 三月癸亥樓

鑰罷 故遼人耶律留哥在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

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

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胡沙

虎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

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金史卷之四十二

叅知政事 五月夏侵金保安慶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金人以蒙古兵在居庸關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秋八月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鞬鞞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

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爾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爾拒之曰爾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爾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爾邪我死可必爾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

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百人丞相
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
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人索
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未決以鎰
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
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
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
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
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
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爲太子

追廢末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 冬十
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
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
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
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選
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
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
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界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
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翼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
能出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

虎 曰 傳

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
 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太潰
 為胡沙虎所殺乃以亂軍奔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
 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
 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
 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上論珣
 行賞 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
 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
 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
 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

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蒙古
 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
 軍四十六都統并鞞輟兵為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
 台窩闊台三人為右軍緝太行而商破保州中山邢
 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
 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
 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
 間濱隸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
 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
 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

通系

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
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
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
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嘉定七年春正月丁丑章良能卒 三月丁卯召安
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會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
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
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遂改知潭州 蒙古主還
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
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

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
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彌我諸將之怒邪金丞相高琪
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
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
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
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四
月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
海郡侯少女及金帛驢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
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
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旣和大赦其國內 金以僕

散安貞爲山東安撫使 金左丞相徒單鎰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 鎰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 今已講和 聚兵積粟 固守京師 策之上也 南京四面受兵 遼東根本之地 依山負海 其險足恃 備禦一面以爲後圖 策之次也 金主不從 鎰尋卒 鎰明敏 方正 學問該貫 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金主珣以國蹙兵弱 財用匱乏 不能守中都 乃議遷于汴 諫者皆不納 五月 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 左丞抹撚 盡忠 奉太子守忠 留守中都 遂與六宮啟行 蒙古主聞之 怒曰 旣和而遷 是有疑心 而不釋憾 特以解和爲歟 我之計耳 復圖南侵 金主至良鄉 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 悉復還官 亂軍怨之 遂作亂 殺其主帥素溫 而推斫荅北涉兒 札刺兒 三人爲帥 北還 完顏承暉聞變 以兵阻盧溝 斫荅擊敗之 軍勢旣張 遣使乞降於蒙古 秋七月 蒙古主遂遣明安 援斫荅 合其兵 圍燕京 金主聞之 遣人召太子 應奉翰林文字 完顏素蘭 以爲不可 平章朮虎 高琪 曰 主上居此 太子宜從 且汝能保都城 必完乎 素蘭曰 完固不敢 必但太子在彼 則聲勢俱重 邊隘有守 則都城無虞 昔唐明皇幸蜀 太子實在靈武 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 不從 竟召太子

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
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凌
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
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
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
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
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
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
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
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

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武以守者自立之具以
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繕飾
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
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
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
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
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
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

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王宗

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刑政此徹棄之戒有敵
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棧於會稽以子女行旅俟

吳之侮齊會晉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吳之後備齊待
 於境上犧牲玉帛待楚之三駕不勝斃於奔命而
 後敵鄭之國完金方交難蒙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
 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范蠡子產焉為之
 寧不矯焉思奮而其蹤為萬全必勝人而使之醒此
 臣聞苟且歲月真德秀此疏如常不見省錄東手
 范蠡子產之智也而方此視為常不見省錄東手
 誰與理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以書來四
 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巖誼初死蜀不之報
 由是虜訊中絕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蒙古將
 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于
 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王等殺
 銀青推寅蒼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

寅蒼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
 曰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蒼
 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於
 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金濰州李全北
 海農家子銳頭盜目權謫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
 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賊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
 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阻險群聚為盜
 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冬十
 二月全與裨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
 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衆

續通志卷之四十二

四百八夜

六六四州無三也

嘉定八年春二月丙午雷孝友罷 金僕散安貞擊
楊安兒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
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
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震經歷黃樞將花帽軍討敗
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岵嶠山舟人曲成等
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
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
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三月安
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爲
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書裴淵爲平揚德廣王顯忠

附焉 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
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寫
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
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
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術魯
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
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
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
是中都援絕中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
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

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延庭中是

日暮凡在申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

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嬪各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

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

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

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

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

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

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

逆伏誅 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龍

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

五
三

北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主駐軍魚兒樂遣
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
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
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擊敵
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
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
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
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
盍遂舍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吾
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
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且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

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
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
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孝宗值其方強不
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學後人今天亡此胡近
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
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信何憚於
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
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
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紹興之失
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蕪

四
百
九
十
九
文
登

鞭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
 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覲之志
 三曰幸安身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
 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
 耗則幸其必然疑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
 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
 虜亡為懼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
 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說
 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
 識諱不經之說一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

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
 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
 氣痞闕不可以為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
 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
 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
 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
 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辨
 繇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鎮兵從奪忽蘭撒
 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光監其軍

五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二

一百〇五十五卷

蒙古書卷之四十二

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攻元興隆畧平灤端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嘉定九年春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馬胡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以胥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撒吾出帥兵會諸將以

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六月張致降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侯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攻陷滕交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

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

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不從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竒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

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督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使道潤直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群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

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嘉定十年春正月金主珣命選兵二萬五千付陀滿
胡土門統之西征夏人尚書左丞馮萬馳奏以爲非
便畧回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
出師非獨饋運爲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
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
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萬平章政
事封莘國公 二月庚申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以
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
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

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
原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爲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
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爲犄角之勢
圖之武僊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
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遂命武僊同知真定府
事 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
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宋虎高琪復勸金主侵
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夏四月命烏古論
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
權場官盛允并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

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
聞之詔制置使趙方李珪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
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
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
議和牒文既成示叅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
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卨亦切諫
謂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
以財賈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思之
所言皆不用 盜劉二祖遺黨並起濟南泰安滕
等州金侯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自清河出徐州

斬其魁霍儀前後斬首千餘級招降偽元帥石珪夏
全餘眾皆潰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誣其子
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蓋亂人意吾策決矣惟
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
陽檄統制寇再興陳祥鈗韓益宗政等禦之仍增戍
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
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却
金人逐之宗政與祥鈗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百
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
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

一一一

一一一

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
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畧曰犬羊
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
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
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辛未東川大水 太白經
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李全等出沒島峒
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
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
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
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

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祐家廝養也嘗隨
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戢安兒死
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
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諭意群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
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金五千
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
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
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鑿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
敕任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數萬人輻輳連水李全等

生羨心焉 八月奎以河南為中京 冬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 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瑄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毋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項出

奔西涼

嘉定十一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孟宗政權棗陽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羣民服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二月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攻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絢鈴自警鈴嚮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甲辰金人焚夫散關

遇之遂戰于狼牙嶺羣馬跌爲蒙古兵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秋

八月蒙古木華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二却三登矢石如雨守岬者不能立城

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屈乃自縊而死行省叅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二月金主珣欲乘勝來議和以聞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乃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嘉定十二年春正月乙未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

黃牛堡吳政戰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
還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
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
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 完顏
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
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
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
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二月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
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希夷爲禮部尚書以朱熹
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

人爲百代絕學之倡尚未贈諡乃上言乞定議賜諡
朝廷從之 壬子金人入洋州守臣蔡晉卿遣兵拒
之不克遂陷金人焚其城而去董居誼自利州遁還
詔竄于永州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 夏人請會
師伐金許之 三月己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
從龍叅知政事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
制置使李璿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
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
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
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

通鑑卷之四十一

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上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

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夏四月庚午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無節制軍馬任討伐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魯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初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安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日湏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璧李真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

使民心始安 金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裡城金主曰
 此後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
 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
 一官者萬計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
 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
 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
 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
 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
 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帥兵南下遂克
 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

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
 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蒲城武僊會
 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
 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僊兵後毀其攻
 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僊眾皆披靡復使綠
 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僊兵大
 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
 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僊遣其將
 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
 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僊復遣劉成攻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九十五 高宗皇帝 三十四

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
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
河朔 六月張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
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
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各
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
之以獻于丙丙命禽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
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
賊悉平丙班師還治于利州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
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
壑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
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
工晝夜埒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
樓掘深坑防地道剗賊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
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竹以剗土城
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
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
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
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
舂其喉殺之敢死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燄金人

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
 城柵糧儲金頓棗陽城下八率餘日趙方知其氣已
 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
 敗金人于灤河悉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
 合勢軍氣大振奮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
 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用不貲勝計
 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
 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
 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血爺爺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宋紀四十三

起嘉定己卯七月盡嘉
定甲申凡五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
 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
 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
 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
 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
 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明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

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
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
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九月朝廷命
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埭楊德廣
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除
濠之後分石埭陳孝忠夏金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
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存奇涅者
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建歲省費
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
鐵木真伐西域諸國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

鄱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兇險
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率其
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
之林欲歸附以自明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
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
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
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
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
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
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燕京

十一

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
 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
 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紫
 空其資糧而已 時大雨雪淮水合李全請于賈涉
 曰每限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
 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濼潛向泗之東城
 將踏濼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
 舉遙謂全曰賊李二汲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
 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木虎高琪自執政
 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

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
 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
 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
 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
 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
 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
 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又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
 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欽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
 發中都金主戒豕多厚撫亂軍而豕多輒殺數人且
 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谷之難而中都以下

四百一十四

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二人也 蒙古兵
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
鄉導攻其國國王愾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嘉定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
不克而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三月金胥鼎致
仕 夏四月蒙古陷孟州 金初太原爲蒙古所有
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
計翰林承旨徒單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
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
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

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
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
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
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
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
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
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
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
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澗
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澗公以獻蠶安深州河澗

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卽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袖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率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呂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吳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民川季隴三保河北江營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爲上黨公以澤潞

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六月李全自化胡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三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納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

覺遂入漣水選還涉取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
 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
 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
 忠義軍統轄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
 和呼蒙古為兄蒙古士不兀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
 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沿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
 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
 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八月實乃舉魏博恩德懷
 衛開相等郡來歸涉曰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

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即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
 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
 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台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
 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
 詰旦金監軍王廷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
 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
 金龍虎上將軍幹不谷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
 搶突闖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援全以出乃退保長
 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
 使拱先將之以歸爾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漢書地理志

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合滄州王福以城降 癸亥
 景獻太子詢率 壬申中務內遺復人書定議同舉約
 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
 赴燕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
 官吏軍民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
 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
 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
 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
 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
 王弔民代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

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以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
 令蔡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夏遣
 其樞密使審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
 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撫司統制賈俊李寔帥師
 發下城安內命諸將分道進兵河州都統張威出天
 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
 統制田冒出于午春全州都統陳昱出津威下令所
 部諸將毋得擅進于是諸將遲疑不進賈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
 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又自安遠砦

通文卷五

四百七十一本元

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羲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劔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謂河南王勿復違也金將時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五峇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冬十月金主

乃封青爲滕陽公本處以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木華黎旣戢士卒州郡悅附十一月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摯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木華黎遂進陷楚州由單州趨東平圍之蒙古耶律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入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

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
 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
 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回事之既為臣子豈敢
 復懷二心備有石父報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
 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
 大明曆不應製唐年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
 楚材預卜吉凶亦嘗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
 月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
 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
 而移淮陰戰船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

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
 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
 為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
 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
 轄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東平糧
 盡必空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
 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實權行省
 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
 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礮山
 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

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下所殺

嘉定十四年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三月丁亥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

許禦之奮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

四月戊辰金渡淮北去又大敗之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戰敗死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東平

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廷王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

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

州六月丙寅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

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母金氏家

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

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

里

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
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
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
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蒨
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大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
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
冠集姻黨送之且詭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
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慚逾年彌遠忽謂天錫
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
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

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
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秋八月乙卯任希夷罷以宣
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
使趙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是卒人
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
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
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
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
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

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九月癸未立宗室貴誠爲沂靖惠王後貴誠疑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廷知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馬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

之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則引衆去至是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噉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商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鼙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安丙在四川以攻爲守武功甚著朝廷賴之及是卒詔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

振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冊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馬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李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本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棗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月遣使如蒙古通好蒙古尋遣使來報

嘉定十五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而獻于朝旣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

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咎天意彌遠不悻

二月李全復泗州 五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

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

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諷壽進渡淮敗

官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

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

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

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

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

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

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

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全之兵財由是大

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

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睨竑動息美人知

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

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

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

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涯曰吾他日得志

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

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蕪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皓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之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邱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蕪魏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謂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吝口彌遠嘗問

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覲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

秋七月木華黎徇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降蒙古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辛亥以宣縉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所過州縣

治四十一
三十一

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隱崖巒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金王廷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

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先是蒙古主鐵木真遣子木赤察合台竊開台攻幹脫羅兒王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迯匿海嶼不旬日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且早回家舌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

馬

之生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家
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嘉定十六年春正月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克將由河中北還鑿元隄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惟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

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持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城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羶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木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忽身更百戰

竟死于陳位終第一所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四
 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官則為輔相焉 夏
 五月蒙古主避夏于八魯灣并分兵攻諸部落之近
 者悉下之溫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
 花赤於名城監之達魯花猶華言掌印官也 淮東
 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
 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使八千屯
 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來高友統五
 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
 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

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
 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
 曰忠義烏合尺籍凶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
 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敦請給無弊壽邁從之
 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畫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
 不悟 秋八月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
 合六哥率衆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
 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
 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巳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
 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整

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隸有亂乃引兵趨青州
金行院總帥牙吾荅討殺六哥復其城 九月庚子
朔日有食之 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
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
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鬻也遂
以國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
淮東叅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
以寄全全不樂 十二月庚寅金主珣疾革時已暮
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
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

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
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
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
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
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
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
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
位于樞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
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擊欽察滅之 大掠西番邊

部南還

嘉定十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爲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宛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象祠焉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濟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

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昉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昉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昉之曰今所當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恭皇帝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昉時聞帝崩跽是以靈宣召昉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

過天瞋不知爲誰甚惑之的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
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的至極前舉哀畢然後習竑
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
引竑至極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
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
我豈當立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
後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
御座則的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
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
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

番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政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
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
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
閣學士柴中行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
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
程秘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
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
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
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德秀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
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燭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三
日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
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
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
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
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
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
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
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
向朝廷從之 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爲榮王生母金
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夏人與金通好不

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
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冬十月夏遣
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
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報之 十一月戊
子以葛洪同簽樞密院事

